



行走

北极村之夜

张勤丰

从北极村那段黑龙江游船上下下来,参观了北极村文化园、知青博物馆与北方民俗园,一行人被安排到两处民宿住宿,我们夫妇外加一个台北中年女人被安置到一个叫“山里人”的民宿里。民宿全由松木搭建而成,虽闻不到浓烈的松香,可感觉房间更加清爽洁净,而且隔音效果极好,听不到一丝隔壁房间的声音。房间没有空调,晚上睡觉要盖上薄被。

每到一个新的住所,妻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行李箱,取出前一天清洗而未干的衣服,晾晒在房间任何一个可挂起衣服的地方——挂钩、窗台、毛巾架等。这个民居离楼梯两米处居然有一个晒台,令妻子大喜过望,她连忙带着潮衣服与晾衣架将衣服晾在晒衣绳上。夕阳已经西下,衣服吹吹外面的风也干得快。那晚沐浴更衣后,洗净的衣服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去处,一晚上晾在晒台上,翌日清晨取回时,衣服基本干了。

民宿隔壁就有一个餐馆,走进我点了一道东北特色菜小鸡炖蘑菇,价格88元。二十多分钟,菜端上来了,满满一大盘,鸡块、蘑菇、粉条,外加浓浓的汤汁,一眼望去就让人唾津四溢,我们大快朵颐,吃得酣畅淋漓。那是我们来东北吃得最满意的一顿。旅行社只负责早餐与中餐,晚餐自行解决,让每一个游客有机会吃上当地的特色美食。

走出餐厅,江畔广场上的音乐已经响起,一眼望去,灯火璀璨,游人正如涓涓细流向广场聚拢。我们夫妻也乘兴向广场走去。

广场上的游客越聚越多。人们悄声说话,用手机随意拍照,有的即兴手舞足蹈。终于,聚光灯照耀的台子上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衬衫的身材魁梧的主持人。他一边煽情地说,一边声情并茂地唱着一些流行歌曲,像《家在东北》《咱们屯里的人》《东北人都是活雷锋》《嫂子颂》《东北姑娘》《家园》《走山河》等。

约莫半小时后,广场中央点起了篝火。在主持人鼓动下,大家围绕着篝火手拉手转起圈来。悠扬欢快的舞曲响起来,人们一边晃动着腰肢,一边高高抬起轻盈的腿脚。火光熊熊,映照着人们明朗生动的笑靥,满满的喜悦与幸福充盈在心间。烟花在广场一侧腾空而起,增添着一份吉祥喜庆的氛围。

我们夫妇没有加入篝火边舞蹈者的行列,只是不自觉地牵起手,站在一边静静地观看。火势渐渐减弱,我们走向黑龙江边。江水在灯火的映照下静静而不舍昼夜地流淌着。热闹与欢乐在此岸,彼岸的俄罗斯土地上一片沉寂。远处的那个俄罗斯小镇与更远处的一座村庄,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闪动。

7月10日下午,我们一行人还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额尔古纳湿地,11日下午便来到了黑龙江畔的北极村。湿地孕育的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的源头之一,可黑龙江早在清末便不再是中国的内陆河,令人痛心疾首地成了中俄共享的边界河。1858年《中俄璦琿条约》签订,黑龙江北岸不再属于中国。光阴飞逝,到了2026年,激荡的历史风云已使两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:中国这边有繁华的小镇、畅达的马路、如织的游人、穿梭不息的私家车;而俄罗斯那边的景象似乎成了凝固的生活雕塑,多少年都没有什么变化。

近代的屈辱史激励着中国人奋发,当今的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。太平盛世,国人拥有自由出行的权利,可以到最南端的西沙群岛,也可以到最北边的漠河县北极村,尽享高铁飞机的快捷,领略大好河山的壮美,感受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,品尝当地风味的美饌佳肴。

广场晚会已经落幕,游客似潮水一般退去。手机屏幕显示是晚上10点,我们走在灯光明亮的街头,凉爽宜人的晚风吹来,吹走我们一路的疲惫与倦怠。今晚可以做一个好梦。

悦读

我书皆良朋

程耀恺

作为一个图书阅读者,书房里存贮的书籍,少量是家传或亲友赠送,大多是我历年亲手选择的。我四下里一本一本本地寻觅,得则带回身边,由陌生到熟悉,进而变得亲切,以至情同莫逆。

我独立买书的历史,可以上溯到一甲子之前。1957年进入舒城的伏虎寺中学高一,在作家孙颉的指引下,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习作,从高中到大学,我把稿费所得,全部用来买书。因为儿时曾随大伯学诗,受其影响,所买的书,多为古代诗文集,比如《杜诗镜铨》《唐宋诗举要》《陶庵梦忆》《世说新语》什么的。又因为喜欢玩,也买了几本《西湖游览志》之类的书。杜诗或唐宋诗,小时打过底子,读来似无障碍;游览类书,日常得闲就看,临场了,则认真细看,那时景点没有导游,书籍自然成了我的游伴。我后来虽然学的是自然学科,然而对文史的兴趣,仍旧初衷不改,尤其喜欢鲁迅的书,把它视为生命中的阳光雨露。至于李渔的《闲情偶记》,纯然闲书,偶然翻翻,或可破愁解闷。

再往后,毕业拿工资了,俸去书来,插架森森,斗室之内,说汗牛充栋,亦不为过。中年买书,眼界渐宽,自己的业务书不说,外文书、草木书、地理书、工具书、中西名画集、浮世绘集、名人日记,只要觉得好玩,或者对味,无论新旧,统统揽入怀抱。遗憾的是,长期浮家泛宅,它们跟随着我,受了不少屈。待到孩子负笈游学,终于腾出一室作书房,才得以各安其位,我的愧疚之心,也就慢慢平复下来。

司空图在《退栖》中说:“得剑乍如添健仆,亡书久似失良朋。”于我,剑不曾得,亡书,确是切肤之痛。亡书的原因有二,一是搬家,二是熟人之雅窃。搬一次家,丢三落四,或在所难免。熟人之窃,则防无可防。原有一整套《中华活页文选》,零散着不翼而飞。这肯定是熟人所为,他喜欢,过来聊天,乘我不备,捎带一本,暗度陈仓,再过一阵子,如法炮制。待我发现了,上穷碧落下黄泉,两处茫茫皆不见;另有一套《明代四大奇书》,外面套了锦盒,因是藏书,要看的话,也另有单行本,算是束之高阁。某次移挪,稍觉空落,打开锦盒,其中的《金瓶梅》,黄鹤不知何处去。——有些书,还可补救,像《中华活页文选》,我在旧书摊上,用了几年工夫,慢慢凑齐全了,当为另一形态的得而复失吧。大多失书,再回首已是百年,从此一别音容两茫

感悟

婚姻中最靠谱的是求一个良人

王懿

现代人谈婚论嫁,大都会把有钱有房放在首位,而我以为婚姻中求一个良人才是上上签。

在一次景德镇之旅中,我遇到了一对母子,母亲显得很焦躁,孩子也很急躁,他们在团里被其他团员疏远着。到了晚上,旅行团分标准间,两个大人一间标准间,没有人愿意跟这对母子同住。于是,便只有我接了这对母子。到了半夜11点了,这个孩子还嚷嚷着饿,于是他妈妈带他下去买了汉堡和零食,孩子打着饱嗝入睡。临睡前,妈妈又突然想起来,硬笔预习的作业没有写,让孩子赶紧练字。我说都快十二点了,现在他怎么能静心练字呢?赶紧去洗澡,好不容易安顿好孩子,我便与这位妈妈聊起了天。她说,当年父母图夫家有钱,让她嫁给了精神有点问题的丈夫,结婚之后,一言不合,丈夫就掐她的脖子,让她去死。男人的力气很大,她觉得当时自己的脖子被掐得都快要断了,后面她的颈椎就出了问题。脖子上面长了一个很大的包,她到处求医问

药。每遇熟人之窃,先是心中怒火翻腾,继而朝思暮想,不过,时间一长,想想古训:“偷书不为盗”,人这一生中,有那么一两个孔乙己式的熟人,也算是一桩雅逸,就当作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,不指望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

三年前移家蜀山之隅,便将最大的一室,辟为书房,贴着西墙,顶格安放书橱,再将历来所积之书,分门别类,安置妥当,学也、用也,庶几可以足不出户,而能纵览古今中外。仍将某些僻书,留存在潜山路宿舍的老书房里,需查阅时,进城一趟便是。

昨天读到一篇题为《新来识得旧书香》的文章,难道书香,还有新旧之分?便觉得好奇,于是将书橱的门全部敞开,意在找出几本资深又有来历的书,闻上一闻。一番检索,得以下五种:上海广益书局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与《诗经娜嬛体注大全》,是1948年开始跟大伯学诗时的读本,线装石印本,纸张薄脆,不敢轻动,恭敬如上大人;上海文明书局藏版《随园诗话》,记得是耀煌大哥送的,宣纸石印,线装,后来有了各种版本《随园诗话》,它便退居二线了;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史记选》与《文心雕龙校释》,都是1962年首版,原是同学父亲的,此老曾在旧政府做事,抗战后即脱离官场,靠手艺为生,举家落户六安,老人买几本书,破愁解闷,老人谢世后,同学送给了我。《史记选》为王伯祥先生所著,是解放后第一部《史记》整理本,不独注释精到,每篇都附有地图,弥足珍贵。——为了防蛀,我在这几部书里,放了芸香草。幽幽的清香,从书页里飘散开来,仿佛绿意,仿佛春气,令人心旷神怡。

那篇副刊散文的作者说:“旧书因为被翻阅而老去,却又被生命本身的赠予唤醒,于旧的形态中生出慰藉与启迪。”这说法,多少有点煽情。首先书的新旧,界线因人而异,我是1964年本科毕业,就把那年以来所得之书,视作新雨,之前的则视为旧雨。我的书房,新雨来,旧雨亦来。在我的眼中,新雨是忘年小友,旧雨则是总角之义交,故交益友常读常新,何曾“老去”?每本书都是有生命的,书与人,是生命的对应与交流。一本书,遇到我,是慰藉,打开书,书给予的,是启迪。故我书皆良朋,并无老少新旧之别。我以待友之道待之,彼此是管鲍之交,在岁月的长河里,守望相助。

药,都没有治好她的脖子,甚至为此还去医院看心理门诊。那一年,她才23岁。

我说,你当时为什么不去告他,离开他?她说,我去告他又怎么样?我受了伤,没有经济能力,还要靠他养活,男人一个月给我几千块,最起码还能让我维持生活。就这样,她后来还因为这个丈夫生下了二胎。这个小男孩明显有多动症的倾向,整个给人的感觉很急躁。她一边说,一边在床上抠着冒水的脚丫子,告诉我:现在丈夫在外面有小三了,但还是顾家的,每个月能给几千块,她就用这钱维持着孩子的成长和教育。孩子的学习也是个老大难问题,经常会被老师找家长,她就告诉老师,只求孩子来学校认几个字罢了。她说,她一直怨恨父母。怪他们图财,把她嫁给了这样的丈夫,害了她一生。

听了她的故事,我唏嘘良久。我说,父母当年求财让你嫁入他家,是他们认为的好,而决定权其实在你手上,你才是那个最终选择的人呀!